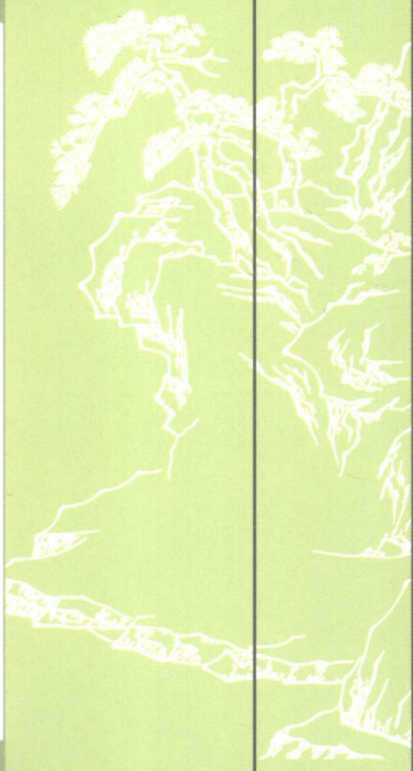


金
庸
茶
馆

析《雪山飞狐》与《鸳鸯刀》

飞雪连天射白鹿

笑书神侠倚碧鸳



温瑞安 著



重庆大学出版社
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析《雪山飞狐》与《鸳鸯刀》

温瑞安 著

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© 远流出版公司 * 本书由台北远流出版公司授权出版，
限在中国内地发行。

版贸核渝字(2008)第110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析《雪山飞狐》与《鸳鸯刀》/温瑞安著. —重庆:重庆大学出版社,
2009.1

(金庸茶馆)

ISBN 978-7-5624-4737-5

I. 析... II. 温... III. 金庸—侠义小说—文学评论
IV. I207.4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95339号

析《雪山飞狐》与《鸳鸯刀》

Xi Xueshan Feihu Yu Yuanyangdao

温瑞安 著

责任编辑:王斌 陈进 版式设计:胡柳
特约编辑:周青丰 责任印制:赵晟
策划统筹:



楚尘文化

*

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出版人:张鸽盛

社址: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(A区)内

邮编:400030

电话:(023) 65102378 65105781

传真:(023) 65103686 65105565

网址: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邮箱:fxk@cqup.com.cn (营销中心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重庆川渝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5.5 字数:82千

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624-4737-5 定价:18.00元

本书如有印刷、装订等质量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
版权所有,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
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,违者必究

目 录

第一章 析《雪山飞狐》

- 1 缘起/3
- 2 金庸小说是不是伟大的作品?/6
- 3 叙事观点的运用/17
- 4 几个文学上的名词/41
- 5 传统的芬芳/51
- 6 夹在两个绝世英雄之间的杰出女性:胡夫人/56
- 7 《雪山飞狐》里的女性/71
- 8 金庸笔下的才子俊男/87
- 9 胡斐与苗若兰的爱情/90

- 10 第一次胡、苗之战 / 94
- 11 由反传统的最后一战谈起 / 99
- 12 谈误会与巧合 / 112
- 13 伏笔与骤变 / 119
- 14 一群卑鄙小人、无胆匪类和机关设计 / 125
- 15 后语 / 130

第二章 小论《鸳鸯刀》

- 1 短篇武侠不易写 / 137
- 2 《鸳鸯刀》里的鸳鸯 / 142
- 3 幼稚的老江湖 / 147
- 4 “四大妙人” / 154
- 5 《鸳鸯刀》的“反武侠” / 161

第一章

析《雪山飞狐》

1 缘起

《雪山飞狐》是金庸小说中最突出的一部。

《雪山飞狐》虽然不能说是金庸小说中写得最好的一部，但在金庸的十四部小说中（编按：此处未包含《越女剑》），它有三“最”：技巧最特别、结构最紧密、对武侠小说及中国小说传统均作了最大的突破。

武侠小说是十分讲究故事情节的。故事是否吸引人，其重要性绝不亚于人物塑造成功与否及文字功力的高低。《雪山飞狐》里“讲故事”的方式（即写小说的技巧）非常特殊，通篇都在讲故事，有时候是不同的人，用不同的观点，讲不同的故事；有时候是不同的人，用不同的角度，在讲同一个

故事。所有的人讲的故事加起来，便是《雪山飞狐》，因为故事由不同立场、观点、性格、目的的人说，所以在说这故事的过程中，时峰回路转，曲折幽深，时又柳暗花明，奇变迭出，故事本身错综复杂，人物纠葛，千丝万缕，而又环环相扣，但通过不同的人说出来，用他们特殊的语气和一己之见，把这些故事契合起来，却又有有条不紊，抽丝剥茧，无懈可击，天衣无缝。

由于这故事的写作技巧成功，文字功力深厚，所以全书结构严谨，全书在统一的时间、统一的场景和统一的情节里进行，完全合乎西方戏剧“三一律”的理论，更重要的是金庸把中国章回小说“全知观点”，作了传统的承继与创新，用许多不同的“主观叙述”，来逼近事实的真相，使得叙述观点更为有趣、客观、创新、生动、活泼。

《雪山飞狐》很可能是中国武侠小说中篇之翘楚。这部篇幅不长的武侠小说，只要把武功夸张部分稍微删减，把武林的背景换成社会的实况，绝对可以成为一篇写实小说。迄今为止，中篇和短篇武侠小说，写得成功的例子不多，《雪山飞狐》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
《雪山飞狐》还有两项特别之处：一是故事的结局未完，是一部永远未完的小说，结局可由每一位读者自行再创作；二是书中的主要人物，曾在另一书中出现（即《飞狐外传》），但两个故事内容并没有什么牵连。

《雪山飞狐》的主要人物，出场不多，着墨甚少，甚至还有的根本未曾正式出过场（如胡一刀夫妇），但作者大师风范，挥洒自如，写来有如天风海雨，动人心魄，这些英雄人物形象直逼人眼帘，令人拍案叫绝。

我很喜欢《雪山飞狐》。这部小说教人知道，真正深入浅出、寓繁于简、返璞归真、炉火纯青的写作技巧，便是如此，一点也不故弄玄虚，故作玄奇。我本来正拟撰写有关那位令人爱不释手喜不自胜又无可奈何的“小宝贝”韦公的文字，但见刻下香港电视台正在播映《鹿鼎记》，韦公正在“大热胜出”，不如在嬉戏人生里认真一下，谈谈豪杰气态心怀自热的《雪山飞狐》。

2 金庸小说是不是伟大的作品？

令人爱不释手的作品

金庸武侠小说有百般好处，但主要的有三胜，那便是胜在：人物塑造得够成功，故事够吸引人，文笔够好。

如果仔细分类下去，还可以发掘出金庸小说的很多优点，譬如：处理爱情特别刻骨铭心，描写义气令人热血沸腾，学识渊博，武功奇绝，人性刻画绝不含糊，大场面下笔挥洒有度，细节让人心喜……

当然，金庸也不是没有弱点。譬如他的小说开头，总是比较沉闷，教读者难以进入情况，总要把气氛慢慢营造，推

至高潮，那时才如狂风骤雨，一浪未平，一浪又起，令人喘不过气来，打个比方，他的小说不求刹那间的“惊艳”，而是具有内外在之美，越看越不能释卷。他的小说描写“情痴”人物太多，故事里“误会”也太常见，“巧合”的情节屡见不鲜，武侠小说的“宝物”与“秘籍”出现得太多，而文字节奏有时会过于缓慢……如果吹毛求疵，这些都可以说是金庸小说的缺点。不过，哪一部小说没有缺点？哪一位小说家没有缺点？《西游记》，怪力乱神，不够写实；《聊斋志异》更是鬼话连篇，过于荒诞，在在都是缺点。一部伟大的作品，未必是没有缺点的，主要的在它有没有特别出色之处；写得成功之处越多，越可以掩盖小疵。有时候，一些作者的缺点，其实是他的偏好，譬如诗人李商隐好用暗喻，李贺喜用神话作为意象，现代小说家白先勇擅用当年辉煌人物今日的衰败作为比照，张爱玲写儿女私情的心态勾深勒微。这些并不是缺失，而成为他们的“风格”。

有人说，武侠小说不能列为正统文学，我不赞同，我认为只要写得好，无论任何作品，任何题材，任何文类，都是文学。

有人认为武侠小说太过不真实，太过浪漫和富有想象力，不能反映时代，所以不能成为伟大的小说。我也不赞同。文学主要目的是刻画人性，这个“人性”系指“一个万古不变，历久常新，通用于古今中外一切人类的人情”。历史会变，朝代会变，社会制度、生活形态也跟着递变，但人类的喜怒哀乐大致一样。这是小说里要表达的最重要的环节。它表达得成功，这部小说便可以说是成功的。《西游记》是象征小说，叙述人物在追寻长远的目标时遇到种种的挫折与阻碍，孙悟空是唐三藏的“理智”，猪八戒则是他的“欲望”。唐僧容易听信猪八戒的话，这“情”、“智”之间，常常交缠、矛盾以至冲突。《儒林外史》是社会写实小说，《聊斋》的“鬼狐”其实在描写人性。《西游记》、《聊斋》既然都是中国伟大小说之一，武侠小说只要写得好，一样可以成为伟大的小说。比如《笑傲江湖》，就是一篇极为成功的政治象征、社会讽刺小说。

王尔德十分崇尚亚里士多德的文艺理论，引为他浪漫主义的圭臬。他在《艺术家之批评》(*Critic as Artist*) 里认为：“伟大的艺术家，自荷马、阿斯吉勒斯，以至莎士比亚、济

慈，都是不直接地在人生里寻题材，他们的题材都选自神话（Myth）、传说，与古代的故事……”

王尔德推崇“创造的想象”，肯定：“艺术家的任务是在于创造，而不在于记录。作家描写的人物都是世上没有的。若有，我何必再写实？写实的人生永远只在摧毁艺术的题材，文学之美妙，便是在于能使不存在的人物生存。”

我想，这种“文学理论”，在香港绝不陌生，很多“流行作家”（注意：“流行”二字不含褒贬，不带“价值观”，流行可以是好，也可以是不好。我反对很多人主观地认为“流行”就是不好的看法，也不赞同“流行”就是好的谬论。“流行”与“不流行”，均有好作品，好不好是鉴定于作品本身写得是否成功，不是销量数字的多寡），都力主文学在于创造和想象，不必刻意写实或真实，尤有甚者，认为小说纯属虚构的，真正发生的事实最多只是写一部小说云云。这种“强词”当然不能“有理”。小说虽是想象的，但这想象是基于真实的人性和现实的反映，绝非天马行空，放恣横愆，毫无节制，否则便绝不能成为好小说。金庸的武侠小说固然是想象的，但岳不群、左冷禅这些人物在现实社会里绝对是有的，“吸星

大法”和“独孤九剑”可能只是小说中想象的趣味，华山派剑气之争、封禅台尔虞我诈，还有正道魔教之冲突，才是小说的重心，这种人性的写实把《笑傲江湖》的层次提升了：从想象落实到反映现实层面来，也把这部小说的格调提高了，从纯浪漫的想象回到古典的写实。这儿“古典”的意思不是“古代”，而是历古常新，有较完美的形式与风格，表现和技巧都甚为成功的小说。人性是不变的。情感无新旧之分，文学可以有永久性。故此，《红楼梦》和《唐人传奇》的生活方式、思想观念，与我们容或不同，但悲喜的缘由，乐怒的本质，却无太大相异。

只着重想象，求一时之寓情，也是换来过眼烟云，看过了也就忘掉了，这是执著于“创作就是想象，小说的任务便是娱乐”的结果。同样的，玩弄文字游戏，刻意求生僻难懂，下笔时就自居为“伟大作家”，要写“伟大作品”，而与群众脱节，也是件造作而可笑的事。

其实王尔德恐怕也不甚了解亚里士多德理论的真义。亚里士多德虽然说过 Mythos 是悲剧的素材，但他在比较历史与悲剧时，已确定了艺术与人生的关系，并认为艺术的对象乃

是或者可以发生的事物，换句话说，便是有或可能性。亚里士多德的批评精萃之一便是“或能性的学说”（The Theory of Probability），近于罗马人建立的“似真定律”（Doctrine of Verisimilitude）和法国人的 Vraisemblance；歌德解释亚氏的意思为：艺术是有较高真实的幻想。王尔德攻击古板虚滞的写实派，很能一针见血，但不能了解艺术的“或可能性”。

今人批评文章，尤其评者本身也是创作者，未受过正统的学院训练，便很容易妄下断语，流于一偏之见。在这些“文评”中，常可以发现评者以一己好恶，臧否人物，且且文章，全不用根据，他们依仗的是“经验”和“观念”。诸如《古今小说评林》里说：“《荡寇志》自是聚精会神之作，但笔墨太嫌黏滞。”真是说了等于不说。《小说话》里有：“《儒林外史》写虞博士，稍具规模；《野叟曝言》之写文素臣，支离灭裂，直堪喷饭”，“《水浒传》当于广厅大厦，卧竹林，摇葵扇而读之。《红楼梦》当明窗净几，焚香供火而读之。《金瓶梅》当卧锦帐绣幄中读之……”

这样的评文，完全不在说理，而是在叙写感觉，好听的话是“吉光片羽”，难听说一句便是“杂乱无章”，何谓“聚

精会神之作”？“稍具规模”是写得成功还是不成功？为什么成功？为什么不成功？为什么要“卧竹林”读《水浒传》，乘火车时读不可以吗？《红楼梦》在日光灯下读，不见得有失情趣。如果看李逵喝烈酒、看林冲喝苦酒，那是酒论，与文评无关。这种印象式的杂谈，再写也写不过古人严羽的《沧浪诗话》的妙悟精密，句句金玉，近人金圣叹的一针见血，一语道破，今人钱钟书的《谈艺录》的博通简练，纵横恣肆。如果硬要东施效颦，自封为“批评家”，说哪个人的作品最好，哪个人的衣饰最美，结果是“爱极反变害”，这种“武断的批评”只能赢得一些“朋友”的喝彩，极多“敌人”的反感，这种不理性的“过誉”，也使得本来一部不错的作品，让人产生唾弃和敌意，实在是何苦？

写武侠不足以“伟大”？

话说回来，我是那么喜爱金庸的小说，而乐于写文章探讨谈论这些作品，介绍给更多还没看或正在看，以及爱看和不爱看的人看，同时觉得应该让一般读者都看得懂，不要写